

言少

重走南僑機工路 共建命運共同體



今年，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，我有幸參與“重走南僑機工路”活動，沿滇緬公路一路前行，在歷史的厚重與現實的感動間，深切感知那段震耳炮火和模糊血肉交織下的歲月。

站在騰沖國殤墓園，“山之上，國有殤”六字如鐘如泣，擊中我的心靈最深處。八十餘年前，三千兩百多名南洋華僑機工毅然辭別南洋，奔赴祖國西南，以血肉之軀守護抗戰物資通道，用生命詮釋何謂“捨身救國”。還有那最初十萬人緬遠征軍，倖存下來的只有三分之一。這段艱苦卓絕的鬥爭歷程，是中華民族抗戰史上最為英勇和悲壯的一頁，也是我們如今幸福生活的基石。

一、捨身赴國難，共築抗戰生命線

我們從昆明啟程，途經大理、保山、芒市，最終抵達瑞麗畹町，這條蜿蜒於崇山峻嶺之間的道路，曾是抗戰時期最為艱險也最為關鍵的陸路命脈——滇緬公路。在“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”中，圖片黑白、實物斑駁，卻仍能感受到那段烽火歲月中澎湃的熱血與信念。他們中許多人年僅二十，有的甚至虛報年齡，女扮男裝，義無反顧回國抗戰。他們本可安居南洋，卻選擇與祖國同命運、共危難。

滇西抗戰紀念碑上，鐫刻著一個個南僑機工的名字。他們不僅是機械師、駕駛員，更是民族危亡時刻挺身而出的戰士。據統計，有超過一半的機工犧牲在這條路上，他們或因敵機轟炸，或因瘴癘疾病，永遠長眠於滇西青山。站在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前，我們仿佛仍能聽見運輸車隊在炮火中前行的轟鳴，感受到他們以勇氣跨越生死阻隔的堅定。這段歷史，不光是中國的記憶，也是所有為反抗法西斯而犧牲的國際戰友們共同的記憶，是不可磨滅的世界記憶！

我們致敬先輩們全家為國的犧牲精神，學習他們以技術報國的無私情懷，傳承他們對中國必勝的堅定信念。

二、血路到途途，祖國西南滄桑變

八十多年前，滇緬公路是由二十萬雲南百姓——其中大多為老弱婦孺——以最原始的工具、最堅韌的意志開鑿而成。沒有機械，就用鋤頭與背篋；沒有技術，就靠人力與犧牲。這條路，是中國人民不屈精神的真實寫照。

而今日雲南，早已告別昔日的艱險與閉塞。高速公路穿雲破霧，鐵路大橋跨越越江，曾經“鳥飛猶是半年程”的橫斷山脈，如今已成通途。我們沿途所見，不僅是天塹變通途的工程奇跡，更是一個民族從苦難走向復興的偉大壯舉。二十多個少數民族在此，和睦共居，攜手並肩，共同致力於民族

復興的偉大事業。

在瑞麗銀井村，這個位於中緬邊境的小村落，已成為“幸福鄉村”的典範。乾淨整潔的村道、煥然一新的民居、穩定暢通的水電和網路，無一不訴說時代的變遷。如今，祖國的繁榮強盛，正切實轉化為邊境地區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。這份強大，對我們海外同胞而言，是無與倫比的驕傲；祖國，永遠是我們最堅實的依靠。

三、中緬邊界情，一帶一路共命運

在瑞麗，我們了解到，疫情期間這裏不僅嚴守國門，也伸出援手，向緬方邊民提供基本生活物資、醫療援助與疫苗支持，真正踐行了“鄰里一心、同舟共濟”的精神。這種跨越國界的情誼，並非偶然，而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，就是堅持與鄰為善、以鄰為伴，堅持睦鄰、安鄰、富鄰，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。

而這正是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深層精神所在——不僅是設施聯通、貿易暢通，更是民心相通、命運共擔。從東南亞的基礎設施援建，到非洲的醫療合作，再到南亞的能源支持，中國正以切實行動推動共商共建共享、協同發展。

從八十多年前南僑機工、入緬遠征軍抗擊法西斯的國際合作，到新時代宣導構建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。從抗戰時期的“救亡圖存”到今天的“共同發展”。歷史告訴我們，和平與發展從來不是孤立的奮鬥，而是人類的共同事業。中國始終恪守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線，我們每個國家，也要從當年團結抗戰的歷史中汲取智慧與力量，在這百年變局下，堅持睦鄰友好，維護世界和平。

當我在瑞麗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，將南僑總會副主席、愛國華僑李清泉先生的剪紙照片發送給他的孫子——菲律賓著名媒體人李天榮時，他動情地告訴我，自己還有一位名叫李明起的叔叔。

當年毅然放棄優渥的生活，回國成為南僑機工的一員。這段往事，至今仍在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中展出。在我由衷讚歎他們家族一脈相承的家國情懷時，他鄭重地寫下一句話：“我們炎黃子孫，龍的傳人，都應該為祖國復興這不可逆轉的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。”

不論是南僑總會、南僑機工還是遠征軍的歷史。這本身就是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理念的生動縮影。不同國家和地區，超越了籍貫、方言和國籍的差異，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——拯救中華民族於危亡和反法西斯戰爭而集結，這本身就是“命運與共”的體現。

這條路，先輩英靈以生命鋪就，唯有努力實現中國夢才得以讓信念延續。歷史不容忘卻，精神必須永存。唯此，方能實現：人民有信仰，國家有力量，民族有希望。

劉先衛

當真相的喉舌陷入沉默：誰在叩問記者的失語



攝影機的碎片還映著企業老闆猙獰的臉，採訪筆的裂痕裡滲著新聞理想的血。湖南媒體記者的遭遇不是孤例，而是一面稜鏡，折射出當下輿論場中記者群體的生存困境——當揭露罪惡成了原罪，當捍衛真相成了過錯，沉默便成了無奈的鎧甲。

那些給記者扣上「破壞營商環境」帽子的論調，實則是將「營商環境」異化為違法者的保護傘。企業老闆當眾施暴的囂張，在某些網民眼中竟成了「維權」；記者依法履職的堅守，反倒成了「尋釁滋事」。這種是非顛倒的認知背後，是對新聞監督功能的徹底消解。新聞記者本是社會的瞭望塔，他們的鏡頭對準黑暗，是為了讓陽光照進更多角落；他們的筆尖觸碰痛點，是為了讓公平正義不再缺席。可如今，瞭望塔的燈光被惡意遮擋，執筆的手被無形束縛，難道要讓社會在「歌舞昇平」的幻象裡，任由毒瘤肆意生長？

曾有鄉鎮社區幹部親戚的低保之謎，更像一記響亮的耳光，扇在所有尋求真相的人臉上。有關部門用「程序正確」的外衣，包裹著顯而易見的荒謬——父母住著別墅、子女開著豪車，卻能以戶口「名下無資產」堂而皇之地領取低保。這種對規則的玩弄，對良知的漠視，在「記者多管閒事」的呵斥中變得理直氣壯。

當權力與利益交織出堅固的壁壘，當「集體捂蓋子」成為潛規則，記者的追問便成了「不合時宜的雜音」。他們啞口無言的背後，是個體面對系統性失范時的無

力感，是真相在「程序正義」幌子下的黯然失色。

更令人心驚的是，這種對記者的圍剿正在形成一種惡性循環。當舉報者可能面臨「誰舉報誰坐牢」的威脅，當貪腐者能在「單位集體捂蓋子」中安然無恙，沉默便會像瘟疫般蔓延。公眾的冷漠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一次次見證「仗義執言者吃虧」後習得的生存智慧；網絡「鍵盤俠」的顛倒黑白也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在長期信息扭曲中形成的價值錯位。當說真話的成本越來越高，當作惡的代價越來越低，貪官自然會前赴後繼，就像在沃土中瘋長的野草——畢竟，有太多人在合力為他們施肥澆水。

這個炎炎酷暑，記者群體在網上的集體沉默，比夏日的高溫更讓人窒息。他們不是不願發聲，而是聲音被淹沒在污名化的浪潮裡；他們不是放棄抗爭，而是每一次抗爭都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撲。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：記者的沉默，從來不是一個職業的退場，而是一個社會預警系統的失靈。當真相不再被追問，當罪惡不再被曝光，當公平正義只能在私下裡歎息，每個身處其中的人，最終都可能成為沉默的受害者。

或許，我們該問問自己：當記者噤若寒蟬時，我們失去的僅僅是新聞報道嗎？不，我們失去的是刺破黑暗的勇氣，是捍衛正義的共識，是一個社會自我淨化的能力。讓記者重新找回說話的權利，讓真相重新擁有破土的力量，這不僅是對一個職業的救贖，更是對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救贖。

李志超

湖頭芋包與普渡傳說



地方美食往往與當地民俗緊密相連，湖頭芋包就與普渡這一民俗活動有關。

相傳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每年農曆七月，陰間的鬼門會大開，那些無人祭祀的餓鬼便成群結隊地跑到陽間來乞討。

鬼魂特別喜歡沿著溪河活動，因為水屬陰，借助水的力量在人間活動，對它們來說是最舒適、最安全的。

湖頭古稱閩苑，恰好有一條大溪從中間穿過，自然就成了餓鬼乞討時不可錯過的地方。沒多久，許多村民就感覺身體不舒服了，有的發起高燒，有的精神恍惚，就好像被什麼不乾淨的東西纏上了。而且，因為住在溪邊，常有小孩跑到大溪裡游泳，溺水事故時有發生。一時間，整個湖頭人心惶惶。

那個時候，科學不發達，醫療條件也差，人們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，就會去請佛爺指點，佛爺告訴他們，這是餓鬼出來乞討導致的。於是，村民們就在家門口擺上食物，點上一支香，再燒一些紙錢，祈求鬼魂吃飽飯，拿了紙錢就趕緊離開。

要知道，餓鬼的數量實在太多了，受到他們打擾的可不只是湖頭，只要有水流經過的地方，都深受其害。

人們實在受不了這麼多餓鬼的折騰，就請佛爺做主，和尚、道士一起上陣，想要把鬼魂驅逐出境。

其他地方的人也都這麼做。這樣一來，鬼魂被從這個地方趕到那個地方，又從那個地方被趕到更遠的地方。他們在大地上又餓又冷，都不想錯過這一年一次的乞討機會，有些鬼魂被趕走後又偷偷折回原地。

還是閩南人善良，看到這些孤魂野鬼的悲慘遭遇，心中滿是憐憫。村民們商量之後決定，與其讓這些鬼魂在人間遊蕩、惹事，不如以村落為單位，輪流做普渡，讓這些鬼魂能飽食一餐，也算是對他們的一種超度。

可村民們都是普通人，肉眼根本看不見鬼魂，於是他們又請佛爺出面做主，跟陰司溝通，讓閩王爺幫忙，派陰差來維持秩序。

就這樣，閩南人有了七月初一「安普渡」的儀式。所謂「安普渡」，就是被派到陽間維持普渡秩序的陰差開始就位。在中國這個講人情的社會裡，村民們按照自己樸素的觀念，覺得陰差是閩王爺派來幫忙的，來的就是客人，便尊稱陰差為「普渡公」，還會拿出比正式普渡時更好的祭品來孝敬他們。時間久了，有些村民沒弄清楚真相，以為輪流做普渡是為了祭拜普渡公，其實並不是這樣。

既然是輪流做普渡，那就得有個相對固定的安排表，據說這份安排表是由佛爺、普渡公、鄉里有威望的老大一起商議確定下來的。閩南的各個地方都有這樣一份安排表。為了方便大家記憶，聰明的

村民們把它編成了順口溜，到處流傳。在湖頭，普渡從七月十五一直持續到三十，「十五普萬倉，十六關帝廟，十七普柳楠……廿九溪後渡，三十普五路（其他上面沒輪到的角落）」。

鬼魂數量太多了，即使整個村落的各家各戶都做普渡，每家分攤的祭品供應量還是很大。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，祭祀完鬼魂後，食物太多，人根本吃不完。可食物又不能浪費呀。於是，又衍生出了另一個習俗——吃普渡。輪到哪個村落做普渡，就會請其他村落的親朋好友來幫忙吃祭品，這樣就避免了浪費。

按理說，餓鬼是不會挑食物的，但閩南人熱情好客，他們願意拿出最好的食物來款待這些無家可歸的鬼魂。而且，這些祭品還要請親朋好友來吃，當然得盡量做得好吃些。

祭品的種類可多了，五花八門，米飯、米粉、蕃薯、芋頭，還有各種應季的瓜果等等，只要是農家自己生產的，都能拿出來。也不知道從誰開始，也許是大家覺得這些東西太普通了，就做出了芋包。做法是這樣的：按照一定比例，把芋頭和米磨成漿，用來做外皮；用地瓜粉加紅糖加水煮成果凍狀，再切成小塊，當作陷料。白色的芋米漿包裹著深琥珀色的餡料，一圈圈擺放在蒸籠裡，放在鍋裡蒸熟，芋包就做好了。

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大多數人家做的芋包，餡料都是地瓜粉加紅糖做的。這種芋包成本低，味道也不錯，可人們還是認為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吃些。後來，一些家庭經濟條件好的，就把餡料換成了蔥頭、五花肉、蝦米等，芋包的口味越來越好。現在，除了個別特別懷舊或者喜歡甜地瓜粉口味的人，很少有人做甜地瓜粉餡料的芋包了。

剛出鍋的芋包特別香，風味獨特，直接吃就很不錯；在冰箱裡放一段時間後，用花生油煎一煎或炸一炸，又香又脆，讓人直流口水。

可以說，芋包凝聚了湖頭人的集體智慧。相傳文淵閣大學士文貞公李光地曾把芋包帶到皇宮，讓康熙皇帝和貴族們品嚐。康熙皇帝對這道美食讚不絕口，還把它列入了「宮廷御品」。

據說美廍村有個姓許的家族，族中有一戶人家，因為大人們都忙著做普渡，疏忽了對孩子的看管。有個小孩跑到溪裡游泳，結果溺水身亡了。從此，普渡節成了這個家族傷心的日子，族長下了命令，族裡所有人家從那以後都不再做普渡。

現在有了磨漿機，做芋包輕鬆多了。再加上移風易俗，輪流「吃普渡」的習俗也慢慢淡化了。人們現在在做普渡，也會蒸芋包，但想吃多少就做多少，既不浪費，也不會把自己累得夠嗆。畢竟，不管什麼時候，家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那個許姓家族的故事所警示的，若連身邊的人都照顧不好，又何談心懷他人呢？先護好自己和家人，才能更踏實地傳遞善意與溫暖。

高俊仁

辛頓的人生箴言：堅持與突破的辯證之道



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的聚光燈下，75歲的「AI教父」辛頓留下了一句充滿張力的話：「相信你所堅持的，直到你明白它為什麼是錯的；偶爾你堅持的是正確的，這恰恰是重大突破的所在。」這句話像一把精準的卡尺，量出了他跨越半個世紀的科研軌跡，也為人工智能時代的人類標出了前行的刻度。

辛頓50年前便深耕神經網絡研究，而當時人工智能領域的主流是符號派，更注重邏輯與算法。

他堅信神經網絡應模仿人類思考方式，即便不被看好仍堅持深耕。他抱著「神經網絡該像人類大腦那樣思考」的信念，在無人問津的角落一挖就是半生。如今，2022年以來層出不窮的AI工具如同從深井中噴湧而出的清泉，全都帶著神經網絡的基因。

他頭頂的諾貝爾獎、圖靈獎等頂級光環，恰似井口折射的陽光，印證了「堅持正確便會迎來突破」的樸素真理。這句話裡藏著三層深意，如同嵌套的俄羅斯套娃，每層都裝著耐人尋味的啟示：

一、讓直覺與技術像齒輪般咬合。人工智能像台精密的計算器，用數學邏輯在無數領域跑贏人腦，但這絕不意味著人類要把直覺鎖進抽屜，或把AI當成用手掌櫃。

就像老木匠既信手能摸出木材的紋理，也會用游標卡尺校準尺寸，人類的直覺與AI的「數學大腦」本該像咬合的齒輪，彼此帶動才能轉得更穩。

具體做法是學會與AI互動：向AI提問時，提問前的思考過程最具價值。人類的直覺與AI的技術能力相結合，才能發揮更

大效能。與AI打交道的訣竅，藏在提問前的那段「沉默時刻」裡——就像畫家動筆前盯著畫布的凝視，廚師調味前對食材的掂量，這段帶著直覺溫度的思考，才是人類不可替代的「獨門配方」。

二、讓技術像棉被般包裹著人性的溫度。當下的算法有時像個貪婪的監工：快遞員被它抽打著在暴雨中狂奔，網約車司機被它計算著不敢多喝水。

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雖在技術層面無可厚非，卻忽視了「人不是機器」的本質——人不是永動機，會累、會痛、會想家。

在人工智能時代，更需要「善意的AI」——讓技術產品在追求效率的同時，體現人性的溫度。

工具理性應服務於人類福祉，而非凌駕於人性之上；工具理性再鋒利，也該為人性留出一絲溫柔的餘地。

三、用微小積累搭起技術的金字塔。這是辛頓一生的真實寫照：他深耕神經網絡領域50餘年，靠持續的微小積累實現了技術突破。別人都在蓋邏輯嚴密的「符號大廈」時，他默默撿著神經網絡的「碎貝殼」，直到某天潮水退去，人們才發現他堆起的已是能抵禦浪潮的燈塔。

回顧人類文明進程，從農業到機械化、自動化，再到如今的智能化，技術迭代並非一蹴而就。

而是始於對新技術的理解，再通過一步步細小的探索實現駕馭。人工智能時代亦是如此，不必追求宏大敘事，而應從細微處著手，學會與AI共處、協作，以點滴改良推動整個系統的進化。

辛頓的這句話，既是對自身科研生涯的總結，也為人類與AI的共生指明了方向：在堅持中保持反思，在突破中守住本質，方能在技術浪潮中穩步前行。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siongpoforum@gmail.com